

民族英雄

袁崇煥傳

吳汝柏著



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印行

吳汝柏著

民族
英雄

袁崇煥傳

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

民族
英雄

袁崇煥傳

(全二冊)

每冊定價 國幣三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費)

編著者 吳汝柏

柏

發行者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

桂林西城路五號

印刷者 科學印刷廠

電話二一〇二號

版權所不
准翻印

民族
英雄

袁崇煥傳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國難臨頭英雄出世…… | 一 |
| 第二回 需才孔急侯恂薦賢…… | 五 |
| 第三回 陳大計分路招兵馬…… | 八 |
| 第四回 救難民單身走蠻荒…… | 一一 |
| 第五回 固邊防寧遠築城池…… | 一五 |
| 第六回 撫黎庶關外成樂土…… | 一九 |
| 第七回 丁父憂袁督陳情…… | 二二 |
| 第八回 巡廣寧敵人退避…… | 二十四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九回 輕經略清兵進犯…… | 二八 |
| 第十回 破敵兵袁督奏捷…… | 三〇 |
| 第十五回 大興屯田以遼養遼…… | 三四 |
| 第十二回 遣使修好可守可戰…… | 三八 |
| 第十三回 審錦大捷英雄遭忘…… | 四一 |
| 第十四回 奸黨伏誅東山再起…… | 四六 |
| 第十五回 賞罰嚴明亂兵攝服…… | 四七 |
| 第十六回 調度有方諸將聽命…… | 五二 |
| 第十七回 諸軍紀文龍受極刑…… | 五四 |
| 第十八回 出敵前袁督衛京師…… | 五九 |
| 第十九回 敵奸交讒英雄受害…… | 六二 |
| 第二十回 民族之光青史垂名…… | 六五 |

民族英雄 袁崇煥傳

第一回 國難臨頭英雄出世

自古及今，外患多由自招而來。明朝自熹宗以後，爲君的不是昏庸無能；便是猜疑成性。爲臣的不是樹黨欺君；便是些伴食之輩。所以弄得國勢衰弱，外患紛至。竟使遼東新起的部落有隙可乘，終成明朝的大患。

這個遼東新起的部落，就是明朝的建州衛愛新覺羅部。它滅亡了明朝以後，統治中國有二百六十八年，又叫着滿清。它在熹宗萬曆年間，勢力就一天一天地大起來了，所以它鄰近的部落，都先後被它征服。其中只有葉赫因爲得明朝的援助，攻打不下，它便遷恨明朝。清太祖努爾哈赤，就宣示七大恨，大舉進犯明朝邊境，攻陷撫順，佔了不久，隨後也就退兵了，時在萬曆四十六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一九四年）。當時明廷見清兵這樣猖狂，也想挫折它的勢焰，以圖邊地安靜，所以萬曆四十七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一九三年），朝廷命遼東經略楊鎬，統率大兵二十四萬，分四路大舉伐清。此舉原想踏平清都，那知反被清兵迎頭痛擊，大敗而回。其時清兵只有五萬人，以少勝多，可見楊鎬用兵不善，致遭敗辱。楊鎬喪師辱國，罪有應得，其事尙小，清兵既經這次大勝，越發輕視明朝。

無人，便毫無忌憚擾亂邊境，禍患也就更深了！

自楊鎬伐清無功，撤職治罪以後，朝廷即另派熊廷弼爲遼東經略，因他調度有方，邊防也很鞏固，清兵到有點怕他，但是又遭朝內奸臣的忌憚，所以又不能安於其位。廷弼去職以後，朝廷又派袁應泰爲經略，時在萬曆四十八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二九二一年）。應泰爲人辦事極幹練，却不是個將才，遼東的軍務，仍弄得不好。及明熹宗即位，年號天啟，在天啟元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二九一年），清兵以七萬人進犯瀋陽，將瀋陽攻陷，總兵賀世賢，尤世功戰死。繼攻遼陽，遼陽乃遼東經略駐在地，其時明守兵只有萬餘人，拒敵死守，這次的戰事也算壯烈了，應泰及巡按御使張銓等都殉難。明兵大敗以後，遼陽，瀋陽以及遼東七十餘城堡都被陷落。清兵得志，其勢更加猖狂。

明兵遭此大敗，這時朝廷又想起熊廷弼，才知道廷弼在遼，清兵尚不敢這樣猖狂，廷弼去後才弄得邊患更難收拾。因此熹宗才把從前彈劾廷弼諸臣，個個都貶謫治罪，又降旨起用廷弼。廷弼復任遼東經略，即上奏他的三方佈置策略。這個三方佈置策，即在廣甯、登萊、天津、各設巡撫，經略則駐紮山海關策應各方。說起他的佈置，本來也不錯，偏偏這時廣甯巡撫是王化貞，他與廷弼的意見就不合。廷弼要分兵設防互爲犄角，化貞主張大軍屯駐廣寧（廣寧即今遼寧北鎮縣），深溝高壘，固守不戰。因此熊王二人就互相抵毀，互相彈劾，這又是邊將不和的情形。王化貞本不知兵，又遇着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鶴鳴袒護他，所以弄得號稱經略的熊廷弼，在關上無一兵一卒。清兵知道明將不和，自然就乘機進犯，發兵圍攻西平堡，又遇着王化貞的副將名叫孫得功暗通敵人

，清兵尚在西平，他就誑稱清兵已進逼廣寧，弄得王化貞不知究竟，嚇得踰牆棄城，單騎匹馬的逃走出來。到大凌河遇見廷弼，這時廣寧也真的失了，清兵又追殺而來，才知事已不可爲，便將糧食軍器一火焚去，率領難民數十萬逃入關內。廷弼在關外數年的經營，心血所成，都毀於一旦，好不痛心！清兵陷了廣寧，隨到錦州，大小凌河，松山、杏山、右屯，前屯四十餘城堡又告陷落。這時張鶴鳴與王化貞尚不知恥，反狼狽爲奸，將一切罪過都卸在廷弼身上，廷弼固不免於一死，而遼東的事也更不堪問了。

在這外患日亟的時候，出了一位民族英雄，擇持遼東危局很久，設使明思宗稍加英明，不被敵奸播弄，這位英雄不死，恐怕明朝不會在那時便告滅亡，就是以後數百年的歷史也會大大的改觀，這位英雄是誰？就是明朝的薊遼督師袁崇煥。

袁崇煥字元素，一字自如。自他的祖父世祥將他的全家從廣東東莞縣遷到廣西來，到崇煥已經三代人了。他住在廣西的藤縣鰐津鄉，他的父親叫鵬久，爲人公正，鄉里的人都很敬重他。崇煥生時在萬曆十二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三二八年），正是努爾哈赤稱滿州汗的第二年。他生時正是國家危難的時期，受着這時代的影響，加上天資聰慧，自然就培養成一個偉大的人物。他在幼年時候，除了天資比人強外，也沒有異於常人的地方，不過在他作蒙童的時候，便知勤學，常常深夜攻讀，不知東方已白。他的父親怕他身體有病，反叫他不要這樣用功。到了十四歲，便應廣西藤縣試補弟子員，時在萬曆二十五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三二一年）。崇煥入學以後，鄉中父老都交口稱譽。說也奇怪，崇煥雖爲十餘歲的少年，並不因鄉中父老的稱讚，便自滿自負起來。一天他對他的父親



袁督師夜深苦讀

說道：『父親，自從我入學以後，鄉中的父老都稱兒是國家的棟樑，我聽了這種話，非常慚愧。兒的文章現在雖然成篇，經史子集雖已誦習過，但是學問浩如烟海，所見實在不多。何況國家大事，邊疆情形，兒都不十分明瞭，現在受着這種稱譽，不知怎樣才好。』他的父親道：『崇煥，你說的話很對，學問本是無止境的，只要知道天天去學，就是你的成功，俗語說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一個人能夠立志就好了。』崇煥聽了他父親的話，心中有了主宰，便立定志向，要為國家做一番事業。從此以後，遇着鄉中父老的稱讚，他除謙遜之外，便更加奮勉。

第二回 需才孔急侯恂薦賢

到了萬曆三十四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三〇四年），崇煥遵父命來桂林應鄉試。崇煥辭別父母及家人，一路曉行夜宿，走了十餘日，到了桂林，便擇了一個清靜旅店住下。探聽入場之期尚有數日，他便同學友數人遊覽山水，興趣也是盎然。桂林乃廣西省城，人物薈萃，自然比偏遠小縣，熱鬧得多，崇煥到此眼界也為之一新。因為各方人士都有，崇煥在茶房酒肆，聽了許多關於邊地的消息。這時正是遼東多事之秋，也就惹起了崇煥班定遠投筆從戎的念頭。幾日已過，崇煥便入場了，三場告終，居然名列前矛，高中之後，少不了在省城應酬一番。

光陰易過，到了萬曆四十七年（即民國紀元前二九三年），又是朝廷大比之期，各省舉子都詣繹來到京師應試。這時正值遼東經略楊鑑，統兵二十四萬伐清無功，朝廷甚是驚恐，亟欲選拔真材以爲國用。崇煥這時也到了京師會試。京師的風光當然另是一番景象，崇煥這時因會試在心，也不敢留連風景，恐怕遠道來京竟或名落孫山，豈不有負父母的期望。便擇了一個清靜處所住下，潛心誦習，準備應試。

轉瞬三場完畢，崇煥出了闈，心中反而七上八下起來。他有一篇策論文章，使他不放心，怕會觸犯當軸的忌諱。原來崇煥在闈，曾借題發揮，痛陳時弊。他正在疑慮之間，那知主考的人到覺得他見識卓絕，已把他取了；及至金榜發放，他的心才安定下來。崇煥在京應酬了幾日，叩謝坐師，拜會同年，忙得不一樂乎。崇煥會了進士的消息

由捷報傳到家中，閭家大小自然是高興非常。

不久榜上有名的進士老爺，朝廷已分別發放出去，崇煥這時也派到工部觀政。崇煥在工部不久，他就奉了朝命爲福建邵武縣的知縣。崇煥已被發放出去，在京也不便久留，隨即辭別親友，到邵武上任去了。

一路無話，走了月餘，便已到了邵武縣任所。崇煥到任兩年，爲官甚是清正，深得父老愛戴，兼他爲人慷慨豪爽，而又和藹可親，所以縣中上上下下都樂與他親近，真不愧爲民父母。全縣也弄得訟獄不興，道不拾遺，因此縣太爺整天也無事可做，只與二三幕賓縱談兵家戰守的事。

縣裏有一個遼東老卒，因年老退伍回家，甫到家園不久，這個消息就被這位袁縣令知道了，立刻遣了兩個衙役來傳這退伍的老卒。兩個衙役方到老卒的村上，早有人報與老卒的家人知道。家人聽了不知究竟，吃了一驚，以爲疑他是臨陣脫逃，縣太爺才來捕人。連老卒自己也摸不着頭腦，衙役既到門前，只好隨他到衙裏來見袁縣令。

老卒來到衙中，見過崇煥。崇煥見他頭髮已經斑白，而體格尚是壯健，一望便知是個久歷行伍的角色。崇煥問道：『你是從遼東回來的？』老卒答道：『小人正是遼東告假回來的。』崇煥便命他坐下，老卒見崇煥面色甚是和藹，這時才放心下來。崇煥問到遼東的情形，老卒也就一五一十的說出：清兵如何掩殺我軍，我軍又如何抵禦清兵，說到得意處，便眉飛色舞，說到失意處，便氣餒心灰。崇煥又問了些關外的地勢和氣候情形，老卒見崇煥越聽越高興，他也就娓娓的說個不休，直到日已西墜，崇煥才命備辦酒

食賜老卒享用。

崇煥自與老卒談話過後，也增加了不少的見識。他這時才覺得書本上的智識固然必需，而實地的觀察更是重要。從此以後凡有退伍將校，崇煥必延至衙中，與他談論塞上兵事。

天啓二年正月（即民國紀元前二〇九年），崇煥到京朝覲。這時正值清兵破西平堡，孫得功以廣寧降清，王化貞熊廷弼俱逃入關內，京師大震。崇煥在京見事機危急，乃向當軸指陳邊守方略，無如人微言輕，不能動聽。崇煥雖逢人便說，大家總以為他是書生之見，也不肯相信。獨有一個御史侯恂，聽了崇煥指陳邊防形勢，確有道理，知道他是一個人材。乃將崇煥延至家中，和他詳細談論，崇煥所談的邊地形勢，非有經歷的人，不能說出，侯恂大為驚異。侯恂問道：「足下從未到過遼東，對於遼東的山川形勢如何這樣明悉？」崇煥道：「因邊患日亟，又是國家安危所繫，所以平時就很注意。凡遼東回籍的將校，都和他們詳細研討塞上兵事，因此對於遼東的情形，也粗知大略。」侯恂道：「足下有志靖邊，令人欽佩，這也是朝廷期望最切的一件事，老夫決玉成足下的志願。」崇煥聽了侯恂的話，自然非常高興。次日侯恂入朝，即上疏力荐崇煥，請朝廷破格用他，那時正是朝廷需人之時，所以就任他為兵部職方主事，掌理輿圖等事。

明廷因廣甯師潰，廷議惶惶，戰守不決，那知在此軍務緊迫之時，一日部中忽然不見袁主事。部中派人到家中來請他，才知道也不在家。他的夫人尙以為到部公幹，因軍務紛忙，無暇回家，這時才知崇煥不在部中，也就驚訝起來。即派人四出訪問，也得不

到消息，袁夫人不免焦灼萬分，但也無法可想。袁主事失蹤的事，已經傳偏京師，大家正在猜疑不定的時候，崇煥忽然歸來。請問袁主事究竟到那裏去了，原來他見朝中議論紛紛，戰守之策不決，他爲明瞭關外實際情況，一人單騎獨馬跑至關上相度地形，探望敵勢去了。

第三回 陳大計分路招兵馬

崇煥從關上實地考察回來，已有成竹在胸。他回到京師，便歷述關上形勢，指陳戰守方策，並言願一人帶領人馬前去守關。朝中諸臣雖以他出言誇大，不肯深信，又因他指陳的方略，確有見解，朝廷便命他爲山海關的監軍，超升爲兵部僉事。

崇煥到關以後，對於敵軍虛實，及我軍的兵力，都加了一番詳細的考察，敵軍的優劣，及我軍的優劣，崇煥這時也洞悉無遺，才知道遼東的防務非澈底的改造不可。他就具疏上奏，詳陳招練兵馬，修繕武器，籌集錢糧，建築堡塞種種大計。崇煥的奏疏上達朝廷，熹宗覽奏大喜，即發庫金二十萬，由崇煥招練兵馬，充實邊防。崇煥奉旨自是高興非常。

崇煥有一個叔父名叫袁玉佩，爲人慷慨好義，人皆樂與交遊，因此也結交了不少的英雄豪傑。這時玉佩正在廣西平樂府爲推官，所以崇煥就遣了一員差官，帶了書信銀兩來到平樂府見玉佩。差官到了平樂，見過玉佩說明來意，並將崇煥的書信呈上。玉佩閱過書信，便問來人道：『監軍要你幾時回去。』差官答道：『全憑大人吩咐。』玉佩點

了點頭，就命他下去憩息。玉佩回到房中沉思了一回，就派人分頭前去將他所結納的志士都請了來。一面又急忙替崇煥出了招兵告帖，廣招人馬。不到幾日，各志士都先後到齊，玉佩乃設筵宴請各志士，在席間就將崇煥要他們到關外為國效力的話，說了出來。各人聽了都很高興，齊聲說道：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，現在袁監軍既要我們效忠國家，正是我等報國的機會，敢不從命。」玉佩聽了衆人的話，甚是歡喜，乃和衆人痛飲一番。當下玉佩即將崇煥帶來的銀兩分送各人，以作安家及製備衣甲器械之費。各人也就回去，準備登程不提。

有一個林翔鳳，他是崇煥的至戚，從前作玉田縣的知縣時，就很有政聲，後來又任薊鎮的督糧推官，辦事也是幹練。他雖然是一個文人出身，但博覽兵書，三略六韜無不精通，且習得一手好武藝，真是一個文武兼資，智勇俱備的全材。因為他慷慨好義，天下英豪多願和他結識，交遊遍天下，上中下三等人物，都和他處得下。崇煥也就想起他來，如果要摧敵建功，非有他提調糧草，訓練勁旅不可，所以上奏朝廷，請任他一個催調的職務。翔鳳後來雖沒有臨陣衝鋒，表面沒有見到他的活動，但他訓練兵馬，供應糧草，崇煥在遼東建立大功，暗中得他的助力不少。

崇煥平素也是一個喜歡結納天下豪傑的人，所以也有不少的英雄，和他有結盟之誼。這時候也就遣人帶了書信銀兩，分頭前去邀請這些人到關上來。被邀的人物有武官謝尙政、洪安瀾、湛灌之、典史，毛胤昌、洪錫明、把總許應國，布衣張時傑、羅大灼等，都是智勇兼備的人物，這些人都由崇煥請到關上來。

崇煥幼年在鄉就知道僑民勇敢善戰，衝鋒陷陣，勢不可當。這時朝廷命他招練兵馬，他就立刻行文回到廣西，要田州（即今田東各縣）泗城州（即今凌雲縣）龍英州（即今龍茗縣）等地，招送僑兵各二千名，調至關上訓練。各州官員奉了文書，因事關軍機，也不敢懈怠。立即如期招足人數送至關上。這時袁玉佩也招了六千廣西子弟兵，帶同各位志士，一路浩浩蕩蕩投向關上而來。

崇煥這時得了許多兵馬良將，喜不自勝。等到人馬齊集，便編列成隊，他和玉佩翔鳳三人，就日夜督促操練。

崇煥一面操練人馬，一面又遣人在天津等處，搜集木竹以及鍛鋤等物到關，分發關外各處，以作修繕屯堡



袁督師練兵

之用。又徵調各處驃馬車輜，編列成隊，以便調遣軍隊運輸糧草。又因遼東地多濱海，非有水師，不能鞏固防守，乃在廣東請調造船良匠，仿照廣東船模樣，在天津設立船廠，製造戰船。關外水師尙屬幼稚，既有廣式新製戰船，乃又調廣東熟練水師三千由陳德九統領來遼東，以便訓練新兵，並以鞏固海防。經崇煥這般調度，真可算將知兵，兵知將，一脈貫串，上下相應，自然可以使遼東的防務安如磐石了。這時崇煥雖奉旨招練兵馬，修繕屯堡，他的官職，還是一個部中僉事監軍關外。一切邊防大計，仍須秉承遼東經略，所以崇煥的才能，還不能充分的施展出來。

第四回 救難民單身走蠻荒

天啟二年遼東經略正是王在晉，那時清兵只據有瀋陽一帶地方，關外諸地，因明兵內撤，清兵又未至，所以被蒙古族哈喇慎諸部乘機竊據，表面上說是為明朝防守邊境，實則恣意擄掠，無所不為。在晉這時也不敢輕啟戰端，要想一個撫慰之策，所以就放棄關外，暫時守住關內。又防着蒙族內竄，乃令副使閻鳴泰守山海道中部，西路監軍參議邢慎言守南部，遼東監軍守北部。布置既妥，乃與蔚遼總督王象乾籌商收撫蒙族的辦法。

不久蒙族諸隊部，已經說服，願意受撫，在晉就令崇煥及閻鳴泰二人出關與蒙族同盟，崇煥等遵令出關，那知蒙族代表太狡黠，需索甚苛，經崇煥多方解說，才允撤兵。蒙族撤去，關外各地即須派兵前去駐防，在晉就令崇煥移出關外駐中前所，又令參將周



袁督師單身走蠻荒

守廉，游擊左輔戍守前屯衛。前屯衛居民經兵亂之後，又遭蒙古的劫掠流離失所者甚多，非有幹員前去安置，不足以收復人心。在晉見諸將中只有崇煥可以勝任，乃令崇煥卽赴前屯安置遼東流離的民衆。崇煥奉令之後，因限期迫切，卽須前去，乃決定於即夜，結束停當，趨赴前屯。崇煥在帳中吃了晚飯，交代了隨從的人。一個人便獨自走了出來，抬頭一望，見一輪新月挂在天邊，伴着幾顆疏星隱中顯出寂靜的郊野，真是一幅美麗的夜景。崇煥趁着這朦胧的月光，取定了方向，便順着塞牆走去。走不多時，回頭一望，中前所的房舍，已在夜色中消失，只聽到遠遠的犬吠聲。崇煥又穿過了一些樹林和溪流，忽見幢幢人影，崇煥雖不怕鬼怪，到有點心驚。